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期（四）

三八线往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 4/张笑天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704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 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 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35.7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3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 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自序

我喜欢喝茶，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生有如饮茶，第一杯是青春，甘甜；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苦味甚浓；喝到最后人也老了，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

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但不管怎样，甜果也好，涩果也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

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尽管它有五百多部（集）、几百万字。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何以如此？我一向以为，影视作品一旦问世，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它早已荟萃了导演、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那才是你所专有，打不上别的标签，不论其优与劣、好与坏，你都得认账，你尽可以敝帚自珍，与别人无涉，苦乐甘甜自得其乐。

人都是要做梦的，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梦既是荒诞诡谲的，也是飘忽不定的，聚则成形，散则化为乌有，有的时候梦也

能尘埃落定，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谈文色变”的地步时，我结识了李守田，他和我一样，也是语文教员。此公有才华，文学功底厚，不过有点桀骜不驯，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才气四溢，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迄今犹记得有“常慰谪仙居隔壁”之句，他立即回了一首，有“愿同黄宇学敲钟”之语，诗文往来，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可能是物以类聚吧。

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白山曲》几乎断送了我，“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他劝我不要气馁，不要指望一鸣惊人，文学既然是爱好，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这话打动了，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世事浮沉，春光易老，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种瓜记》，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

歌德曾经说过，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需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他说得多中肯啊！多少年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才是我的一切。有人说，真正有素养、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常常有如含羞

草。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我一向宣称，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尽我的能力就是了，我做不到天马行空。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我就很满足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而是坎坷的经历，甚至包括灾难。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幸事。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挫折、彷徨、迷惘、欢乐、成功，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人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肖伯纳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综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我从事创作以来，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有笑脸、鲜花、掌声和奖杯，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视之为平常事。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宠辱不惊。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

一生的诚勉。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这很可悲。

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也不存非分之想。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成瘾，欲罢不能。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那么，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去寻找你的乐趣，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计较它做什么？我常常去工厂、农村、学校，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我很满足。我为他们而写作，为他们而活着，值得。历史、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

《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不知你观察过没有，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那你还争什么？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他会作何感想？

这套文集共 20 卷，凡 1 200 万言。如果没有杨海泉、荀凤栖、蓝军、周殿富、胡维革、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问世的。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这当然是一番美意，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想来想去，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

写完了上面的文字，又觉淡泊无味，不知所云，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读者想吃瓜，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

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

张笑天

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

第 1 章 漫不经心的三八线 却注定要永载史册



东京的夏夜潮湿而闷热，但比起麦克阿瑟梦绕情牵的菲律宾来说，仍然称得上凉爽。

这是 1950 年 6 月 24 日晚饭后的悠闲时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叼着他那特制的玉米棒心烟斗，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官邸的长廊散步。这条长廊有 100 多米长，足够他机械地迈着他那军人的大步。

院子里四只古老的带绿漆铁斗的玻璃角灯幽幽地照射在田字形花圃花丛中，白天，那些在马蹄莲、百合和郁金香花间嘤嘤飞舞的蜜蜂都不见了，只有那沁人心脾的一缕缕幽香四处飘散。

麦克阿瑟已经 70 岁了，他依然坐在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的位置上，这位五星上将看上去完全不像他实际年龄那般衰老，他腰板挺直，高高的个子，清瘦而漂亮，他的助手和密友惠特尼少将说他的脊柱仿佛是一根旗杆。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只在鬓角染了些许白霜，他的眼睛甚至也是黑的，颇像东方人，可他的脸形和气质，那确是典型的西方血统了。

他的12岁的儿子阿瑟从餐厅里走出来，问：“爸爸，我们今天看什么片子？”

麦克阿瑟一见儿子，眼睛立刻放出温和慈爱的光彩。这是他惟一的儿子，从诞生起，就没有回过美国，随着戎马生涯的父亲在太平洋沿岸和岛屿上漂泊。

麦克阿瑟从1945年把日本使馆这栋房子选做他的官邸以后，他养成了一种习惯，除了周日，每天晚上要在大餐厅里放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不但自家人，包括中国保姆阿珠、事实上成为大管家的哈佛上校一起观赏，他连警卫人员、厨师也请来一起看，这成了他的一个永恒的节目了。

麦克阿瑟停下脚步，笑眯眯地对阿瑟说：“你妈妈挑了一部《哈姆雷特》。”

“不看，不看，”阿瑟叫道，“我喜欢看打仗的片子！”

麦克阿瑟说：“你12岁，跟我打了12年仗，从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到澳大利亚，再打回菲律宾，在塔克洛班的雷德海滩登陆，你还没有听够枪声吗？”

小阿瑟说：“你不是说，麦克阿瑟的儿子必须成为将军吗？”

麦克阿瑟欣慰地说：“是的。你的祖父是将军，你的伯父是将军，我们是将军世家嘛。”

小阿瑟说：“妈妈说，自从不打仗了，你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是吗？”麦克阿瑟哈哈大笑起来，“那我不就是战争狂人了吗？”

这时麦克阿瑟的妻子珍妮·玛丽·费尔克洛斯笑盈盈地接话说：“大家都叫你军中恺撒，这和战争狂人也没有多大区别吧？”

麦克阿瑟也笑了。

珍妮今年52岁了，可看上去像30多岁的女郎，她是当年麦克阿瑟第三次去菲律宾任职时在船上认识的。那时她与他搭乘同

一条船，想到中国的上海去旅游，费尔克洛斯小姐时年 37 岁，尚待字闺中。这个娇弱而端庄秀丽的女子先是得到了麦克阿瑟妈妈的喜欢，随后与麦克阿瑟共坠爱河。这个田纳西州面粉厂厂主的女儿，天生有着叛逆性格，矜持而勇敢。结果是她到底没有去成上海，倒是在神父的祝福声中成了麦克阿瑟的妻子。

珍妮问：“你们在说什么？”

麦克阿瑟说：“我们的儿子不想看言情片、复仇片，要看战争片。”

珍妮说：“那就再看一回《乱世佳人》吧。”

麦克阿瑟说：“那不还是言情片吗？”

珍妮说：“是南北战争时代呀！”

麦克阿瑟笑了：“我明白了，你和影片里的大庄园主的女儿郝思嘉是同样出身啊！因此同病相怜。”

这倒让他说对了。珍妮的祖父就当过南部联邦陆军上尉，她从小就是听着南北战争的故事长大的。也许因为《乱世佳人》的作者就是带着同情南方的观点和韵味写这部书的，令珍妮感到亲切。而此前麦克阿瑟却告诉过他的夫人，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父亲作为北方勇士，代表着正义一方，曾在传教士山和石河同珍妮的祖父真刀真枪地对垒过。

麦克阿瑟这时妥协地说：“那好吧，让我们的郝思嘉小姐借机重温一回庄园主千金的好梦吧，就重看《乱世佳人》。”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小阿瑟却说：“《乱世佳人》也没意思。我要看《西线无战事》。”

麦克阿瑟耸耸肩，说：“那恐怕要叫哈佛叔叔去调片子了，今晚怕来不及。”

小阿瑟说：“别的不看。”

麦克阿瑟只好大声呼唤哈佛去借片子，同时在心底叹息了一

声：5年了，已经5年没有战事了。没有战争，将军是无可建树的，想起太平洋战争那炮火连天、一夕数惊的生活来，那才有味儿。按照美国的法规，他64岁就该卸下戎装去过养老生活了，可日本离不开他。日本人从上到下，无论裕仁天皇、吉田茂总理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把麦克阿瑟当成了崇拜的偶像和他们的救世主。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他拖到了70岁尚未退役。而这5年，恰恰是他感到手心发痒的5年。军人和安宁是格格不入的，这话是哪个统帅说过的，麦克阿瑟忘记了，可他却把这话记得牢牢的。

二

就在麦克阿瑟在他东京官邸的小放映厅里看《西线无战事》的时候，位于日本海西面的朝鲜三八线上，却爆发了意想不到的战事。

此时远在汉城的军官俱乐部是听不到炮声的，达官贵人和军官们照例在这灯红酒绿的销魂窟跳舞、玩乐，度他们的周末。

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约翰·穆乔正在舞池里搂着韩国少女跳得起劲。穆乔是个50岁的快乐单身汉，平时总是穿着整洁的礼服，圆圆的白胖的脸上永远挂着绅士派头的笑容。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出生于意大利，在拉丁美洲做过事，精通英、意、法和西班牙文，是个干练的外交官。他不结婚不等于精神生活空虚，他是舞厅的常客，而且舞伴常常变为情侣。他喜欢哼西班牙情歌，每天都无忧无虑的样子，反正在朝鲜的半壁河山小国里，可干的事并不很多。李承晚1948年才建国，不过两年的历史，穆乔觉得，杜鲁门政府对待南韩比对待日本差远了，不可同日而语，似乎南韩在美国的政治链轨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

汗流浹背的穆乔被美国顾问团的豪斯曼上尉拉出舞厅时，他

晃晃大脑袋，不耐烦地问：“怎么了？”

“三八线上炮声隆隆，战争爆发了。”豪斯曼上尉郑重地说。

穆乔并不怎么惊讶。他认为，南北朝鲜的战火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哪一天点燃而已。李承晚绝不把北纬 38 度线当成“国界”，金日成又何尝不想用武力统一朝鲜呢？

“可笑的三八线。”穆乔在灯光昏暗的门厅里轻声笑笑，说，“三八线本来是个地理学的名词嘛。”

当然是这样。

1945 年，因为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造成朝鲜的真空，为划分朝鲜对日寇受降范围，美国五角大楼陆军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武断地在朝鲜地图上拦腰画了一条线，它就是地理学概念的北纬 38° 线。人们也许从未曾想过，围绕这条纬度线，5 年后竟然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

穆乔已经不可能回到舞厅翩翩起舞了，他对豪斯曼说：“走吧，我们去看看究竟，是大打，还是边境的小摩擦。”

三

三八线上榴弹炮、自行火炮的轰鸣同样惊扰了李承晚总统的梦。他倒没有周末狂欢的嗜好，处理了一些公务后，10 点钟就休息了，他毕竟是 75 岁的人了。

凌晨三点，陆军参谋长蔡秉德少将再也不能等到天亮了，他叫醒了梦中的李承晚。

李承晚知道出了大事，他打开床头灯，不理睬妻子的埋怨，摸索着穿衣服。他在年轻时代领导反抗日本占领者斗争的年月里，坐过牢受过酷刑，左手的手指头落下了残疾，不能弯曲，所以穿衣服的动作很慢。

蔡秉德体重超过 150 公斤，特制的军服被他那身肥肉撑得圆

圆滚滚的，大脑袋架在肩上，看不到脖子。

他向总统报告，他的第七师遭到了北朝鲜的突然袭击，防线已被突破，现北朝鲜军队正长驱直入，形势危急。

“为什么不反击？”李承晚那清癯干瘦的脸上现出怒色。

蔡胖子说：“我已下令全线抗击。可是，可是……总统知道的……”

他下边要说什么，李承晚当然意会。无论从军队的数量、装备还是素质来说，南韩的军队都远远比不上北朝鲜。

现在怎么办？他只有一条路：向美国求援。美国当初从朝鲜撤兵时有过承诺。

他听到了雷声，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

他打发走了蔡胖子，叫他命令部队全线反击，拖住敌人，同时亲自给驻美大使约翰·张和往东京挂电话，他必须直接找麦克阿瑟。同麦克阿瑟打了几年交道，他强烈地感到，麦克阿瑟是个仗义的军人，一切事情在他那里都十分简单，而求得华盛顿的援助，要走好多程序。

他最先挂通了麦克阿瑟的东京官邸，他看看表，凌晨三点半。电话铃响了好一阵，才有人接。

李承晚是用英语呼叫的。

对方答：“远东美军司令部值班室。”连通常礼貌的“你好”也省略了。

李承晚说：“我是李承晚！李承晚啊！十万火急，请麦克阿瑟司令官听电话！”

值班上校哈佛打着哈欠，喝了一口凉咖啡，说：“总统先生，我提醒您，现在是凌晨三点半，您该知道什么时候打来电话才合适。”

李承晚脑门儿沁汗，气愤地捶桌子大叫：“你听着，混蛋，美国公民在南朝鲜将一个个地死去，而你却让你的将军睡大觉！”

不知什么时候，李承晚夫人穿着睡袍走出来，惊慌地用手去

捂听筒。

李承晚甩开她。

哈佛妥协了：“好，我试试看……”

他知道麦克阿瑟与李承晚的私交不错，没有紧急大事，李承晚这个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人，不会不懂起码的礼貌。他小心翼翼地电话开关扳到了麦克阿瑟的卧室里去。

铃声使麦克阿瑟惊醒地坐了起来，他打开了床头地灯，看看表。

麦克阿瑟从床旁抓起听筒说：“李总统，我想你不会是失眠，想找个人聊天吧？”

李承晚的叫嚷声震耳欲聋：“战争爆发了！我们顶不住了！”

“战争？”麦克阿瑟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一直懒洋洋地躺在被子里不动的夫人珍妮也警觉地坐了起来。

麦克阿瑟嘟囔了一句：“昨天晚上还在看《西线无战事》，西线现在开火了？”

李承晚大声问：“你说西线无战事？打得很凶啊！你的国家稍稍关心一下，我们也不会落到这地步，我多次警告过你们，现在你必须救救朝鲜！”

李承晚所以发牢骚，麦克阿瑟认为事出有因。1945年12月，美国和苏联正式同意对朝鲜实行5年托管，但不久，美国就把驻朝鲜美军霍奇部队撤走了。杜鲁门说：“美国不能这样不能自拔地卷入朝鲜局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公开说“朝鲜的战略价值不大”，因而认为对朝鲜承担义务是“不明智、不切实际的”。只有麦克阿瑟对朝鲜战略地位的估价与众不同。1948年8月15日，当李承晚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麦克阿瑟飞来汉城光临盛典，这是他在日本5年中的两次出访之一，也正因为有这层缘分，李承晚第一个向他告急。

麦克阿瑟绝不想敷衍李承晚，他意识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受到了挑战。

麦克阿瑟说了一句：“好像大韩民国总统是我的雇员！”他从床头拿起特制的玉米棒心烟斗，撮了烟丝，点燃，说：“别慌，我的博士朋友，还没到世界末日。”

他看看表，说：“天亮后，我先派出 10 架野马式战斗机飞过去。再给你拨去几十门大口径的榴弹炮。”

李承晚焦急地说：“将军是在敷衍我吗？我要的不仅仅是飞机、大炮。我的军队正在向后溃退，你们美国人不出兵，我看是扭转不了局面的。”

麦克阿瑟说：“出兵，事关重大呀……”

李承晚打断他说：“你们有过诺言，要帮助我们统一朝鲜，你们究竟做了什么？”

麦克阿瑟说：“朋友，如果我是总统，我现在就发令，让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登陆。可现在，我得请示，请你耐心等待。”

他放下电话，弹跳一般从床上挺起身迅速地穿衣服。

珍妮说：“难怪人家叫你军中恺撒，一听见打仗，就变成了顽童了，你已经 70 岁了！”

麦克阿瑟正在打领带，他说：“没听说有百岁顽童吗？何况 70 岁？”

他挂上手枪，在穿衣镜里欣赏自己依旧不减当年的英姿。

麦克阿瑟自我欣赏地说：“是的，我已经 70 岁了，没想到我有可能第四次被卷入战争。你忘了吗？9 年前我在马尼拉，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投入战争漩涡。”

珍妮拥衾而坐：“亲爱的，一定要打，让别人去吧。我可不愿在大炮的催眠曲里做噩梦。我可不想再闷在潜艇里逃生了。”

她说的是 1942 年 2 月 20 日的可怕撤退，她同麦克阿瑟、小阿瑟、保姆阿珠，还有菲律宾总统奎松一家人，挤在“旗鱼号”

潜水艇里，从科雷吉乌多尔岛沉入海底，在幽深得怕人的棺材一样的铁盒子里逃往澳大利亚。她事后多少年都像在噩梦中，她总是觉得日本人的水下鱼雷正像大鲨鱼一样向他们的潜艇射来……

麦克阿瑟吐了一口浓烟，说：“我呢，听不见炮声倒是睡不好觉。”他怪笑了几声。

他大步走到外面的军官值班室，副官哈佛上校正在听电话，一见麦克阿瑟出来，就送过话筒：“阿尔蒙德参谋长电话。”

麦克阿瑟接过听筒，说：“是我，当然是炮声把我吵醒的。什么？你已经接到了朝鲜事件的六个报告？你问我吗？我们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软弱招致了共产党人采取行动。”

阿尔蒙德说：“李承晚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是我们操持建立的，我们似有道义上的责任。”

麦克阿瑟嗤之以鼻：“可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我皮抽筋剥，远东只剩了四个师，我怎么帮助人家？”

他不等阿尔蒙德再说什么，简短地说：“马上过来吧，当面谈。”

放下电话，麦克阿瑟对哈佛上校说：“去叫人，惠特尼将军、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沃克将军，还有威洛比将军。”

哈佛看了看墙上的挂表，似有难色。

麦克阿瑟拉开厚重的窗帷，看看护城河和河对岸的日本皇宫仍沉浸在夜色中。他说：“难道他们有权利比我多睡懒觉吗？”

哈佛“是”了一声，悄然退出。

四

世界上每一根政治神经都是敏感的。毛泽东最早感应到了三八线上那根神经的律动。

田家英秘书已经奉命找来了一幅朝鲜半岛全图，挂在了颐年